

意國留踪記

著 成 盛

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意國留踪記

盛成著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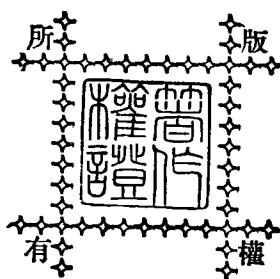
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印刷
民國二十六年七月發行

意 國 留 踪 記 (全一冊)



實 價 國 幣 四 角

(郵 運 匯 費 另 加)



著 者 盛 成

發 行 者 中 華 書 局 有 限 公 司

代 表 人 路 錫 三

印 刷 者 中 華 書 局 印 刷 所

上 海 澳 門 路

總 發 行 處 上 海 福 州 路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所

分 發 行 處 各 埠 中 華 書 局

卷頭語

這是一本很難分門別類的書。說它是遊記，它也夾雜了許多隨筆。說它是隨筆，它又夾雜了許多詩歌。本想用書中的女主角，來命名這本書，叫它「露意莎」，這本書又不是小說，露意莎又不是全卷的主角。

作者的目的是介紹意大利，介紹歐洲精神，唯最是介紹文藝復興。不是從外面的介紹，而是從事於內心的介紹。

所以化合了神曲和十日談的體裁，來寫這一部意國留踪記，

盛成

二十五年七月十日

意國留踪記目錄

卷頭語

她的鸚哥

兩個朋友

七百週年

威尼斯城

酒城一日

末日裁判

生命意識

文藝復興

游行教育

十里漁村

目錄

一
一
九
九
二
四
五
七
三
六
五

地下有人	六
古往今來	八
東南西北	九
浪跡江湖	九
血海潮中	一〇
蜘蛛對舞	一〇
詩人遺風	一一
斐翠洞口	一二
火焰冲天	一七
上羅馬去	一三
天下一奇	一三
外來居上	一四
歐洲精神	一四

意國留踪記

她的鸚哥

我是一九二二年的春天，到意大利的，由米蘭一直到巴都。我去那裏是讀書還是進工廠，並無預定計畫，火車將我運到目的地，走出車站，就不辨東西南北。一身而外，還有行李，計共衣書一箱，背在肩上。腰中還剩有三百力兒（意幣）。忽然來了一位接客，將我領到一家不大不小，對我還算湊合的公寓中去。當時走了一段長街，經過許多建築物，我左顧右盼，耳聞目察，忙得厲害。最後走進了一條巷子裏去，才算到了。公寓主人，是一位四十多歲的徐娘，她一見了我，就說：『親愛！你從那裏來的啊？……吃午餐沒有？……』我覺那種樣子，在法國是不曾遇見過。見外國人，這般親熱！我進了臥室，問了價錢，她半天說不出一句。她最後說你住下吧，那都好說的，我看你不是一位有錢的人，我們也不能多問你要，等晚上我的丈夫

回來再說吧。我半懂半不懂意大利話，她又說半句法國話，夾半句意國話，每說一句，必問我懂了麼？她擺下桌子，請我喫午餐。我滿心裏還想着我臨行之前法國朋友對我所說的話：意大利人都是盜賊。正吃「西紅柿燴通心麵」這盆意大利家常菜的時候，進來了一位黃頭髮藍眼睛的白人，他恭恭敬敬地坐在我的對面，同時向我行了一個敬禮，說了一句日安。他就問我，「你來賣些甚麼東西？」我就用法國話回答他道：「我不來賣腦子就來賣手的。」他聽了我這句話之後，就站起來，向我握手說道：我們都是同志。我才知道他是德國人姓畢特納名海拜兒，現在大學出版社當伙計，餬口謀生。他家住在漢堡，歐戰時他在法國北方作戰，前後三年。他到意國也有兩年了。他午晚兩餐，都來公寓裏用膳。當時他也問了我的經歷。忽然，他說今天報載巴黎中國公使遇刺，你認識這位刺客嗎？我笑了答道公使與刺客都認識，暗殺案中的女主角是中國最有名的大革命家。他道：「咳！前幾天佛蘭克福日報，登了她一段很長的巴黎通信，其中說她開煙燈、開賭場、常有中外冠蓋往來其間，說還有三五成羣的天香國色，參雜在這裏，這話屬實麼？」我連連搖

頭。他說：『佛蘭克福日報，是德國最大的報紙，素來的態度，非常正大，不能侮蔑了一位鄧……吧？』我向他笑了一笑。他吃完了飯就走了。我也回到房間，大睡一覺，一直到燈明才起來。急忙跑出去看看，好一座明廓。原來意大利城市的建築，全是巴黎王宮場的型式。兩邊常是三層樓房，樓下門前是一條穹窿半面的穿廊；如果不看裏面，好像一條無邊的拱柱支持的隧道。這時燈火萬千，一時爭明鬬燄，焯爍輝煌，煞是文藝復興的本來面目。街心日光未死，頻頻向廊市射來，又好像自然仍要來參加夜會似的。這時我正走在丹丁與焦陀的塑像面前，凝眸注視，栩栩如生。隨後急歸晚餐，時座上客已滿，海拜兒呼我，同時介紹了我許多朋友，其中有一位瓦爾大，乃十八世紀大物理學家的後裔，他現也在巴都大學研究電科。吃晚餐後，大家一齊，將我擁上大街，到拜德樂記咖啡館，走前堂直穿後堂，又由後堂再穿回前堂，然後在前堂東廂鄰近大街的桌上坐下了，一齊有二十多位。此時人愈聚愈多，純是各院的大學生，其中以理院爲最多，大家都是一見如故。你也問，他也問，所問的都是一樣的話，更找不出兩樣的回答。最後有人問我，你逛過「佳蓆煖」麼？

海拜兒繙譯道：「公開的居室。」我當時面紅耳赤，回不出半句話，實在不曾去逛過。他們說：走！我以爲到別處去賞春景，那知道我已到了一家門口，鈴響門開，出來了一位滿面堆下笑容的少婦，請我們進去。到了裏面，只聽叫了一聲，那個美術展覽室裏，聚滿了鶯鶯燕燕，我這才知道那裏是「佳蓆煖」，這些是「小女兒」。她們一齊走到我的面前來，我就將椅子向後退，同時我覺得很不自在。他們以爲這家這些小女兒都沒一個中了我的意，互相說道：我們去別家！於是乎一擁而出，又到了一家。小女兒格外的多。我不自在的狀態格外的顯露出來。後來，我向海拜兒說道：我不知如何是好，我從來不曾逛過「公開的居室」。他回我說：「我不愛此道。」大家問我，你喜歡那一個？黃頭髮的還是黑頭髮的？我當時問那一個黑頭髮的小女兒是甚麼地方生長的。她嬌滴滴的聲音操着意大利音樂的語言，向我凝眸斜睨的訴道：我……我是威麗斯商人的小女兒。……說着她眼紅了，我臉也紅了。海拜兒對我道：「同是天涯淪落人，相逢必非偶然。何妨同她上樓去坐坐呢！」我裝着不會聽見，仍然低頭無語，不作絲毫的表示。那是我第一次，我實在笨得很，

幸天垂憐我吧！海拜兒隨我回公寓，男主人回來了，說每月至少要二百四十力兒。海拜兒對我道：『你今晚權住一宵，明日我替你尋房子去。』我也想如此，不然，豈不要在文藝之邦，將享受絕糧的滋味麼？我只得又睡下，不能安寐，種種情緒，迴環盤曲着我的腦海，怎麼，這個小女兒，偏偏落在佳蓆煖！怎麼，這個聰明的海拜兒，却又埋沒在書賈蹂躪之下！怎麼社會上不造就可造之人，反而成全許多猴羊猪狗與老鼠，見了老虎，可以領人羣上人道自然的軌道，反倒來壓制它，阻撓它，撲殺它，還要說它是害蟲。不知不覺我拿出了一本紅樓夢，翻開一閱，正是「享福人福深還禱福，癡情女情重愈斟情。」這是我第十六次讀石頭記，從海外入故土，不覺朦朧睡去。夜半如廁，月明在窗，猛誦太白之詩，不忍卒讀，急埋頭睡去。翌日清晨，海拜兒即來，告我曰：『汝可以同我寄居在一老貞姑之家，月費不過一百五十力兒。』我聽了這話，欣喜非常！當日午後，急料理搬家。海拜兒領我出了公寓，沿愛麥呂愛來大道前行不久，在廊下候人開門，啓戶者爲一老婦，我知其爲主人，向之行一鞠躬禮。海拜兒代我介紹，說出她的名姓；小字康娣黛是無隱無私的娟名。她已鶴背

鷄皮，蓬頭豁齒；然而一雙眸子，炯炯凌人。進門爲一過道，直達樓下客室，當中是一幅拿破崙將軍肖像。猛聽一聲：『日安。』擡頭一看，原來是一隻鸚哥。紅頰綠衣冠，胸腹不白，羽毛中偏側處有三五翎翰，獨顯赤色；眼眸突出，足二趾向前，二趾向後；嘴上脣鉤曲，覆其下脣，表示天覆地載之妙諦。鸚哥！鸚哥！却有妙舌。康娣黛介紹我對它說：『鸚哥！這是新來的小哥兒。』她又接着對我說：『這是我鸚哥嬌兒。』鸚哥隨即說道：『小哥兒，我愛你，我愛你這青春。』我當時似甚驚訝。康娣黛、海拜兒已領我上樓看房間，這間臥室真好，也是康娣黛日常無事精思密慮佈置成這樣的房間。她問：『中你的意嗎？』我說：『不敢消受。』海拜兒說：『成，你權且住下吧！』當夜月色分外清明，聖丹多納無樑殿，植物園，千百像林的泮場，過去許多人的足跡。好像當時自然開了我的鎖，叫我回想鸚哥兒的話：『我愛你這青春。』過了兩天，我進了學校，因爲巴都大學校長路加代羅，是一位仁慈的長者。他以爲有志向學的人，都應該給他求學的機會，聽說他在少年時，也是窮困得很。所以他特別同情這位不遠萬里而來的勤工儉學生。我也和階級不同的人家子弟，互相磋

磨，互相砥礪。我們班上有三位女郎：一位戴白帽子的，一位戴綠帽子的，一位戴紅帽子。我倒注意那位戴白帽子的，因為她的姓名，是法國字，容易記憶。她父親是法國人，母親米蘭人。她却注意一位捷克朋友，也是我的好同伴。後來，那位戴紅帽子的，坐近我的位子，不時同我說話。我因為意大利的話，說得不好，懶得理她。她反倒殷勤來教我。後來她知道我和海拜兒住在一道，耶穌復活節前一天的晚上，她特約了海拜兒同我去，還有那戴白帽子的，她不喜歡那戴綠帽子的，嫌她人太俗。她家住在天仙路十三號，是一座古房子，完全是文藝復興時代的。我進了門，好像是看了電影，上了銀幕，來演劇似的。通報之後，她穿了一身純紅的衣裳出來迎接我們。她非天仙而何？我面紅更說不出半句話來。晚間用膳，全是古例。飯後，她坐在躺椅上，請海拜兒彈鋼琴。海拜兒奏了巴哈的馬太受難曲，她接着奏了貝多芬第六合奏。我既莫明其妙，好像我又明其妙，弄得我自己真正莫明其妙；心裏不住的冒火，我真覺得奇怪，莫明其妙，難道音樂將我陶醉了麼？夜間回家之後，渾身發熱，不能安枕，左顛右倒，屢起屢臥，浩浩星河，脈脈無語！第二天早起，康娣黛對我說：『昨

天，戴紅帽子的姑娘請你去宴會，昨天，戴紅帽子的姑娘，請你去宴會。」鸚哥接着道：『昨天，戴紅帽子的姑娘來請你去宴會。小哥，我愛你，我愛你這青春。』後來那戴紅帽子的不斷的來看我。每次她走之後，老貞姑康娣黛必然得說：『今天戴紅帽子的姑娘來看你，今天，戴紅帽子的姑娘來看你，』鸚哥兒接着道：『今天戴紅帽子的姑娘來看你，小哥，我愛你，我愛你這青春。』我離了巴都，看了易卜生的海上婦人這幕戲，這才明白鸚哥兒所說的話，我這才想起她的鸚哥。可惜窗前叢綠，已是夏日當頭了。

兩個朋友

四月的一日海拜兒忽然愁眉不展的向我道：『人既不自由，死又太重……』他說到此，停住不說了，他那雙碧綠的瞳人兒，滾上滾下，好像對我訴出滿天地的貧苦。我問：『海拜兒，你每天回來這樣晚，你在書店裏做些甚麼？』他說：『我呵！我看書。』我說：『好福氣，做看書的生意，過看書日子，你還覺苦嗎？』海拜兒眼睛圓了，口中吐出這句話：『我要是秦始皇我一定要焚書，至少要焚這些令人不得不看的書籍。』我問：『海拜兒，你每日看些甚麼書？』他嘆口氣道：『天啦！天天出的書，一百本裏找不出一篇好文章，你看，我拿二百五十力兒一月來看這些白紙上堆下些黑烏鴉，晚上還要做報告給總公司，對每本書還要做大堆無味的批評。我心裏要說，在丹台（Dante）看來應該到滌罪所去，在丹冬（Danton）看來，要送他上斷頭臺，我筆下却寫道：這本書是最時髦，最新式，最合讀者的口味，最受社會的歡迎，我心裏要說王八羔子，猪弟子，狗門人，你也配寫書嗎？我筆下寫道。此人意

如龍吟，筆如虎嘯，領袖左派文壇，寫出普羅文字，不問社會主義如何？至少銷路很廣，生意如春意，財源似水源，資本主義，大可投機於社會主義的買賣，不妨替他預備出一個商品陳列窗來，代他做一次清一色的廣告。我筆才丟下來，我自己罵自己：『你這無賴的東西，金錢的奴隸，爲着肚子，甚麼都看，甚麼都聽，甚麼都說，甚麼都寫，噫！你這無賴的東西，金錢的奴隸。』我聽了他這一番話之後，不能作聲，心中有無限同情的淒楚，一時找不出話來安慰他。他咧，他很愛我，他就爬在我的牀上，他回頭拿着兩隻凝眸，不斷的來注視我，我呢，坐在書案的近邊，態度格外誠懇，面容十分莊嚴。他忽然對我說：『這個社會，種種壓迫我們，金錢情感，種種都受痛苦的壓迫，我只愛王爾德，也只有他，才能透徹地了解我們。』我答他道：『我並非不愛王爾德，可惜我不能做王爾德，然而我很願意極力來了解人類的種種方面。』海拜兒道：『我很苦，我有個至好的女友，她萬分的愛我，我有心愛她，但是我無力愛她，我愛的人，反不愛我。』我說：『噯！我這蠢人，最近才知道愛是甚麼東西，令我發了三天大寒大熱。現在我心中裝得滿滿的，加不得一絲一忽兒，就是……，我也

不愛……男人令我生厭，我忍不住雄氣。金錢，你儘管放心，你那公司債務，都在我身上，你還了債之後，可以遠走高飛，自然不必再來受賭氣了。」第二天早晨，我將袋中剩下的二百五十力兒，一齊送給海拜兒，讓他去還債。午餐時，他回來說：『小舅子不肯收我的錢，反問我錢從甚麼地方來的，混蛋！窮人都不應該還債麼？一定要拿苦工去填富窟，真正混蛋！資本的走狗，他也是賣，我也是賣，他以爲我賣把他，替分公司經理當伙計，其實王八羔子，他也是賣把總公司，當分經理。他是強盜碰着賊，我是大貧遇着小貧，這個王八羔子，他畢竟收了我的錢，今天晚上報告總公司，明日註銷我的黑奴契約。後天起，我可以做一個自由工人了。』我不斷的沉思，勞工神聖中，那裏來了一種勞工奴隸，引動我想起歐戰時的華工，每日只賺五個佛郎。海拜兒，你真幸福，遇見我這位工人拿二百五十個單位，救出你的自由。我想我受資本家的惡氣，以及工頭耀武揚威的呼斥，加上小總理大工頭麻木不仁的待遇，我很感激辛克萊以及他那枝鐵筆，我就不知不覺的將我血汗賺來的工資，慷慨地交把一位初相識的同志。我同時是報仇，同時是雪恥，明日的問題只有交